



蜜蜂的刺，一用即喪失了牠自己的生命：犬儒¹的刺，一用則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。

他們就是如此不同。

約翰穆勒說：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。

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們變成沉默。

要上戰場，莫如做軍醫；要革命，莫如走後方；要殺人，莫如做劊子手。既英雄，又穩當。

與名流學者談，對於他之所講，當裝作偶有不懂之處。太不懂被看輕，太懂了被厭惡。偶有不懂之處，彼此最為合宜。

世間大抵只知道指揮刀所以指揮武士，而想不到也可以指揮文人。

又是演講錄，又是演講錄。

1. 犬儒：原指古希臘昔匿克學派的哲學家。他們過着禁慾的簡陋的生活，被人譏諷為窮犬，所以又稱犬儒學派。這些人主張獨善其身，以為人應該絕對自由，否定一切倫理道德，以冷嘲熱諷的態度看待一切。作者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八日致章廷謙信中說：「犬儒=Cynic，他那『刺』便是『冷嘲』。」

但可惜都沒有講明他何以和先前大兩樣了；也沒有講明他演講時，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話。

闊的聰明人種種譬如昨日死。

不闊的傻子種種實在昨日死。

曾經闊氣的要復古，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，未曾闊氣的要革新。

大抵如是。大抵！

他們之所謂復古，是回到他們所記得的若干年前，並非虞夏商周。

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，有女兒性；無妻性。

妻性是迫成的，只是母性和女兒性的混合。

防被欺。

自稱盜賊的無須防，得其反倒是好人；自稱正人君子的必須防，得其反則是盜賊。

樓下一個男人病得要死，那間壁的一家唱着留聲機；對面是弄孩子。樓上有兩人狂笑；還有打牌聲。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親。

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，我只覺得他們吵鬧。

每一個破衣服人走過，叭兒狗就叫起來，其實並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喚。

叭兒狗往往比牠的主人更嚴厲。

恐怕有一天總要不准穿破布衫，否則便是共產黨。

革命，反革命，不革命。

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。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。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，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的，或並不當作什麼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。

革命，革革命，革革革命，革革……。

人感到寂寞時，會創作；一感到乾淨時，即無創作，他已經一無所愛。

創作總根於愛。

楊朱無書。

創作雖說抒寫自己的心，但總願意有人看。

創作是有社會性的。

但有時只要有一個人看便滿足：好友，愛人。

人往往憎和尚，憎尼姑，憎回教徒，憎耶教徒，而不憎道士。

懂得此理者，懂得中國大半。

要自殺的人，也會怕大海的汪洋，怕夏天死屍的易爛。

但遇到澄靜的清池，涼爽的秋夜，他往往也自殺了。

凡為當局所「誅」者皆有「罪」。

劉邦除秦苛暴，「與父老約，法三章耳。」

而後來仍有族誅，仍禁挾書，還是秦法。

法三章者，話一句耳。

一見短袖子，立刻想到白臂膊，立刻想到全裸體，立刻想到生殖器，立刻想到性交，立刻想到雜交，立刻想到私生子。

中國人的想像唯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。

九月廿四日

（選自《魯迅全集》3卷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1年）



我一向對於《語絲》沒有恭維過，今天熬不住要說幾句了：的確可愛。真是《語絲》之所以為《語絲》。

像我似的「世故的老人」是已經不行，有時不敢說，有時不願說，有時不肯說，有時以為無須說。有此工夫，不如吃點心。但《語絲》上卻總有人出來發迂論，如《教育漫談》，對教育當局去談教育，即其一也。「不可與言而與之言」，即是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」，一定要有這種人，世界才不寂寞。這一點，我是佩服的。但也許因為「世故」作怪吧，不知怎地佩服中總帶一些腹誹，還夾幾分傷慘。徐先生是我的熟人，所以再三思維，終於決定貢獻一點意見。這一種學識，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，目睹一打以上總長，這才陸續地獲得，輕易是不肯說的。

對「教育當局」談教育的根本誤點，是在將這四個字的力點看錯了：以為他要來辦「教育」。其實不然，大抵是來做「當局」的。

這可以用過去的事實證明。因為重在「當局」，所以——

- 一、學校的會計員，可以做教育總長。
- 二、教育總長，可以忽而化為內務總長。
- 三、司法，海軍總長，可以兼任教育總長。

曾經有一位總長，聽說，他的出來就職，是因為某公司要來立案，表決時可以多一個贊成者，所以再作馮婦的。但也有人來和他談教育。我有時真想將這老實人一把抓出來，即刻勒令他回家陪太太喝茶去。

所以：教育當局，十之九是意在「當局」，但有些是意並不在「當局」。

這時候，也許有人要問：那麼，他為什麼有舉動呢？

我於是勃然大怒道：這就是他在「當局」呀！說得露骨一點，就是「做官」！不然，為什麼叫「做」？

我得到這一種徹底的學識，也不是容易事，所以難免有一點學者的高傲態度，請徐先生恕之。以下是略述我所以得到這學識的歷史——

我所目睹的一打以上的總長之中，有兩位是喜歡屬員上條陳的。於是聽話的屬員，便紛紛大上其條陳。久而久之，全如石沉大海。我那時還沒有現在這麼聰明，心裏疑惑：莫非這許多條陳一無可取，還是他沒有工夫看呢？但回想起來，我「上去」（這是專門術語，小官進去見大官也）的時候，確是常見他正在危坐看條陳；談話之間，也常聽到「我還要看條陳去」，「我昨天晚上看條陳」等類的話。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？

有一天，我正從他的條陳桌旁走開，跨出門檻，不知怎的忽蒙聖靈啟示，恍然大悟了——

哦！原來他的「做官課程表」上，有一項是「看條陳」的。因為要「看」，所以要「條陳」。為什麼要「看條陳」？就是「做官」之一部分。如此而已。還有另外的奢望，是我自己的胡塗！

「於我來了一道光」，從此以後，我自己覺得頗聰明，近於老官僚了。後來終於被「孤桐先生」革掉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

「看條陳」和「辦教育」，事同一例，都應該只照字面解，倘再有以上或更深的希望或要求，不是書呆子，就是不安分。

我還要附加一句警告：倘遇漂亮點的當局，恐怕連「看漫談」也可以算作他的一種「做」——其名曰「留心教育」——但和「教育」還是沒有關係的。

九月四日

（選自《魯迅全集》3卷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1年）



這幾天，聽濤社出了一本《肉食者言》，是現在的在朝者，先前還是在野時候的言論，給大家「聽其言而觀其行」，知道先後有怎樣的的不同。那同社出版的周刊《濤聲》裏，也常有同一意思的文字。

這是查舊帳，翻開帳簿，打起算盤，給一個結算，問一問前後不符，是怎麼的，確也是一種切實分明，最令人騰挪不得的辦法。然而這辦法之在現在，可未免太「古道」了。

古人是怕查這種舊帳的，蜀的韋莊窮困時，做過一篇慷慨激昂，文字較為通俗的《秦婦吟》，真弄得大家傳誦，待到他顯達之後，卻不但肯編入集中，連人家的鈔本也想設法消滅了。當時不知道成績如何，但看清朝末年，又從敦煌的山洞中掘出了這詩的鈔本，就可見是白用心機了的，然而那苦心卻也還可以想見。

不過這是古之名人。常人就不同了，他要抹殺舊帳，必須砍下腦袋，再行投胎。斬犯綁赴法場的時候，大叫道，「過了二十年，又是一條好漢！」為了另起爐灶，從新做人，非經過二十年不可，真是麻煩得很。

不過這是古今之常人。今之名人就又不同了，他要抹殺舊帳，從新做人，比起常人的方法來，遲速真有郵信和電報之別。不怕迂

緩一點的，就出一回洋，造一個寺，生一場病，遊幾天山；要快，則開一次會，唸一卷經，演說一通，宣言一下，或者睡一夜覺，做一首詩也可以；要更快，那就自打兩個嘴巴，淌幾滴眼淚，也照樣能夠另變一人，和「以前之我」絕無關係。淨壇將軍搖身一變，化為鯽魚，在女妖們的大腿間鑽來鑽去，作者或自以為寫得出神入化，但從現在看起來，是連新奇氣息也沒有的。

如果這樣變法，還覺得麻煩，那就白一白眼，反問道：「這是我的帳？」如果還嫌麻煩，那就眼也不白，問也不問，而現在所流行的卻大抵是後一法。

「古道」怎麼能再行於今之世呢？竟還有人主張讀經，真不知是什麼意思？然而過了一夜，說不定會主張大家去當兵的，所以我現在經也沒有買，恐怕明天兵也未必當。

七月廿五日

（選自《魯迅全集》5卷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1年）

說「面子」



魯迅

「面子」，是我們在談話裏常常聽到的，因為好像一聽就懂，所以細想的人大約不很多。

但近來從外國人的嘴裏，有時也聽到這兩個音，他們似乎在研究。他們以為這一件事情，很不容易懂，然而中國精神的綱領，只要抓住這個，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辮子一樣，全身都跟着走動了。相傳前清時候，洋人到總理衙門去要求利益，一通威嚇，嚇得大官們滿口答應，但臨走時，卻被從邊門送出去。不給他走正門，就是他沒有面子；他既然沒有了面子，自然就是中國有了面子，也就是佔了上風了。這是不是事實，我斷不定，但這故事，「中外人士」中是頗有些人知道的。

因此，我頗疑心他們想專將「面子」給我們。

但「面子」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？不想還好，一想可就覺得胡塗。它像是很有好幾種的，每一種身份，就有一種「面子」，也就是所謂「臉」。這「臉」有一條界線，如果落到這線的下面去了，即失了面子，也叫作「丟臉」。不怕「丟臉」，便是「不要臉」。但倘使做了超出這線以上的事，就「有面子」，或曰「露臉」。而「丟臉」之道，則因人而不同，例如車夫坐在路邊赤膊捉虱子，並不算什麼，富家姑爺坐在路邊赤膊捉虱子，才成為「丟臉」。但車夫也並非沒有「臉」，不過這時不算「丟」，要給老婆踢了一腳，